

书评

光年，抵达彼岸

——读詹姆斯·索特的《光年》

日青

我是在看了孔亚雷的译后记《秋日之光》后，才去看的《光年》。孔亚雷的文字引发了我阅读小说的兴趣。

主人公芮德娜是一个束缚感很少的女人。她天生不羁，生活就像她手里的餐盘，她想怎么摆就怎么摆。当她觉得眼前舒适的生活不够幸福，想要追求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她就和丈夫离了婚，去过一个人的生活，哪怕生病，也不自责、自怜，超越恐惧和孤独，不依靠任何人。

这部小说很主要的亮点在于芮德娜这一人物提供给读者的价值观的思考。作为人，尤其是女性，如何真正拥有自己的生活？生活中的大多数人都是随波逐流，甚至被动挣扎，很少能够进行主动选择并在这种选择中拥有幸福。芮德娜虽然有艺术气质和艺术品位，但她本身并不进行纯粹的艺术创作，她只是喜爱艺术，并受艺术的熏陶。“如你想象的那样去生活”，你可以对自己的生活进行设计，就像设计一块精美的桌布，“食物、床单、衣服”等每一个生活的本质构件都可以散发让人赏心悦目的美感。如果毫无破绽的生活只是表象，那么就要推倒它，重新设计。

芮德娜的自我完成其实也是有渐进式的发展变化的。从一开始对物质、美貌及男性情感的依赖，到后来的超越虚荣，超越对贫穷、孤独的恐惧，获得自

由丰盈的生命质感，这中间有几个关键的节点引导着她的生命历程。父亲去世、对情人杰文情感的变化、离婚、结识布洛姆、彼得·达罗的去世、得病等都是她生命中的重要事件。父亲去世之后，她感觉通向终点的道路在前，对人生有了新的思考；关于杰文，她意识到他无法更深入她的世界，她需要“呼吸新鲜空气”；离婚之后，“她的眼睛终于睁开了”；结识布洛姆，发现了有力量、充满生命力的新生活；达罗患硬皮症，芮德娜见了她之后心神不宁，怀疑命运的选择，但正是这样的恐惧与思量，才让她更有迎接死神降临的心理准备；四十七岁，她病了，但她感觉身体和大脑“如此平静”，上帝召唤，她真正抵达了彼岸。

小说中，芮德娜的丈夫维瑞是作为一种对比存在的，他代表了生活的大多数。他也有自己的梦想，也有“渴望去过的生活”，但还是选择“人们相信你在过的生活”，过着外表丰美实质溃败的生活。他总是被动地被生活选择，情人卡亚离开他，妻子离开他，生活“像纸片般随波逐流”，后来他娶了丽雅，也只是为了对方，他受困于最卑微的日常生活。小说中，芮德娜让人欣赏或者说羡慕，而维瑞则让人同情。尤其是离婚后，维瑞那种近乎死亡的生存方式，他的抑郁、忧伤和奄奄一息，让人不觉心疼。直到生命的最后，他也没有

自己完整的精神世界，他的抵达需要更长久的时间。小说中，作为芮德娜对比存在的还有丽雅、伊芙、诺拉等形象。这些女人要么依附于男人的爱，要么依附于男人的名声。

书中多次出现“船”的隐喻，沉没的泰坦尼克号引人深思。在时间的河流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艘船，要么抵达彼岸，要么沉没。

《光年》奠定了詹姆斯·索特“作家中的作家”地位。苏珊·桑塔格评论：“詹姆斯·索特是极少数我渴望阅读其全部作品的北美作家之一。”《巴黎评论》说：“詹姆斯·索特是一位技艺臻于完美的说故事的人。”

其实，就《光年》来讲，它的亮点并不是在讲故事。小说所有的情节都是日常生活的琐碎片段，就像记忆碎片的拼接组合，而且这些碎片也谈不上闪耀生活的高光。它很通常，一点也没有波澜壮阔的传奇，顶多是生活的一些小涟漪，不过它披上了一层音乐、戏剧、阅读、生活方式探讨等精神生活的外衣。

光阴掠过，生活的碎片在记忆的河流中浮沉。詹姆斯·索特以全知视角记录着维瑞夫妇的岁月。有一个“我”的眼睛追随着他们的一举一动，甚至所思所想。虽然罗兰·巴特曾宣布“作者死亡，写作开始”，但作者的现身其实并不影响什么，某种程度上来讲，拓宽了读者的认知边界。

书市扫描



《陆游：一树梅花一放翁》

作者：华籽

出版社：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2年2月

本书以诗词传记的形式，还原陆游的一生，用通俗易懂、清新简明的语言，细细品读陆游的作品，带你邂逅一个真实豪放的爱国忠士。



《放了牛，他们自己会吃草》

作者：米米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2年1月

这是一本给“非典型父母”有关孩子培养的建议书，旨在引导孩子发现学习的乐趣，爱上解决问题的成就感。力求让那些被迫服从于“学历主义”的父母，看到一丝让孩子“快乐成长”的曙光。



《为什么信任科学：反智主义、怀疑论及文化多样性》

作者：[美] 内奥米·奥雷斯克斯

出版社：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1年12月

当医生告诉我们疫苗是安全的，他们真的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在这本书中，作者为科学提供了一种大胆而令人信服的辩护，揭示了为什么科学知识的社会属性是其优势——也是我们可以信任它的理由。

励开刚 文

书摘

水则碑：湖中尺，甘棠思

顾嘉懿

它是一块石碑，一块立在水中的石碑。

从南宋到今天，700余年，它一直半泡在水里，立于水中是它与生俱来的使命。

历史上，它也曾倒毁，又数次重立。上世纪末，人们将其从土里翻出来，重新把它安顿好，还是让它站在最初的位置上，好像从来没有变过。

石碑上方，有一座碑亭专门用来保护它。700年，碑亭周边人世沧桑，只有它，看这世界如烟云过眼。

除了碑额、落款，整块石碑只有一个字，“平”，楷书正写，笔画健劲。这个字承载着立它之人的理想：河水清，天下平。

南宋淳祐二年（1242）的夏天，宁波的雨连下了两个月还不见晴。百姓愁眉苦脸，眼看就要受灾。郡守陈埭抬头看了看天空，天要下雨娘要嫁，这世上有太多人力难以掌握的事，只能尽人事听天命。

陈埭，桐乡人，一位勤勤恳恳的官员，宋史有传。他在宁波任上时间不长，1241年底到岗，1243年正月离任，总共也就一年多。这一年多里，他在宁波做了很多事，大部分与水利有关。疏浚东钱湖，清淤它山堰，疏通

城中“气喉、食喉、水喉”等“三喉”，使城里城外水道通畅，桩桩件件都能看出他的用心。

看着天一直下雨，陈埭心里也堵，但他没有放弃。终于，他想出了一个办法，叫人在县东一里的大石桥（今江东南路大石碇），立一把“平水尺”。

大石桥初建于1098年，是江东水系汇入奉化江的一个口子，建成距当时已有100多年。陈埭叫人修了修，在桥下筑平水石堰，“内可以泄水，外可以捍潮”。如何启闭？陈埭提出一个设想：以“三尺为平”。如果过了这个数值就泄水，反之则把闸门关上。

这个数字并非凭空掉落，而是陈埭反复研究决定的。这是一个有心人，他曾在宁波写过《出郊观稼》诗，说自己“数月两出郊，劝农复观稼”，他关心水利和农事，高度评价王元暉修筑它山堰的功绩，觉得自己能够、也应当做一个像王元暉那样的官员。

陈埭在大石桥立平水尺还有更深层次的考虑，他希望通过这一地的观测调控整个宁波的水位。宁波是个水城，把水理顺城市也就治好了大半。但在此之前，农村各碇放水需要先向都保长报告，经都保报给县

府，县府向州府请示，再下批文。如此往返少则十天，等政令通达，黄花菜都凉了。在宁波城市附近立一把平水尺，可以方便高层掌握水情，大大提升工作效率。可惜，大石桥的平水尺没有留下来，徒留史书上一则记载。

在陈埭离任的十年后，另有一位叫吴潜的官员来治理宁波，吴潜官至南宋丞相，影响力非小小一个陈埭可比。

到了地方上，吴潜择善而从，大大方方沿用陈埭的思路，并将其深化——他亲自做主把“平”字尺直接立在了鼓楼之南的月湖东北，衙门看水位，召唤小厮跑两步就到了。

这把平水尺没有刻度，吴老爷大笔一挥，亲自写了一个“平”字。水位漫过“平”字就放水，未至“平”字则蓄水。

人类想出的懒办法能够流传，一定有非常深刻的原因。可能是出于丞相的威慑力，也可能确实有一定实用性，吴潜版的平水尺就这一代一代传承了下来。有幸的是，它也是我国现存为数不多的仍在原址、基本维持原貌的水则碑。

摘自《宁波文化符号》（宁波市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 宁波出版社2021年10月版）

三江月 / 读书

责编乐建中 审读胡红亚
2022年4月1日 星期五 美编张靖宇

投稿 E-mail: ljz@cmb.com.cn